

張

湛注

列

子

世界書局印行

列子序

張湛字處度

湛聞之

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

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興傳穎根皆王氏之甥也竝

少

詩照反

游外家舅始周

姓王張湛祖之舅

始周從

疾用反

兄正宗輔嗣皆好

呼敬反

集文籍先

弁

卑政反

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

丁

文反

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

乃且反

南行車重各稱

尺證反

力竝有所載而寇

虜彌盛前途尙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

子恐反

全所載且共料

聊音

簡世所希

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賣

音

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

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音聽少也

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

比

必利反

亂正興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

扶又反

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

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

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

直略反

物自喪

息煩反

生覺

音

與化

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

而矯反

順性則所之皆

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

同於老莊屬

音

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

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列子目錄

天瑞第一	一
黃帝第二	一三
周穆王第三	三一
仲尼第四	三九
<small>極智</small>	
湯問第五	五一
力命第六	六七
楊朱第七	七七
<small>健生</small>	
說符第八	八九

列子卷一

晉張湛處度注

天瑞第一

夫巨細并錯脩短殊途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運革

子列子

載子於莊上者首章或

居鄭圃

音布鄭

四十年

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同於

不識

者矣

國君卿大夫

之猶衆庶也

非自限於物直言無是非

國不足

年

將嫁於衛

而

出

謂之

弟子曰

先生往無反期

弟子敢有所謁

先生將何以教

先生不聞壺丘

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

子列子笑曰

壺子何言哉

伯昏瞿

其候

人吾側聞之

試以告女

伯昏瞿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

其言曰

有生

今

有化

然之

形不生

生者也不

有化

今存上

不化

化物而不

不生者能生

生者固

不化者能化

生者固

化不生

生者也不

有化

今存上

不化

化物而不

不生者能生

生者固

不化者能化

生者固

常化

修於有動之分

常生

常化者

無時不生

無時不生

無時不化

生化相因存亡

陰陽爾

四時

爾

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歸於有生之域者皆

不生者疑獨

不生之主豈可實而驗哉

不化者

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

不化者

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

不化者

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

往復

音服後不

其際不可終

代謝無開形氣

疑獨其道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

是謂玄牝

老子有

是謂玄牝

老子有

也

黃帝書曰

谷神不死

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處而宅有亦如莊子之

是謂玄牝

是謂玄牝

是謂玄牝

是謂玄牝

是謂玄牝

是謂玄牝

此一章

王弼注曰

無形無影無聲無遠處卑而不動守靜不衰谷

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

綿綿

若存用之不勤

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大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微言存邪

故生

故生

若存

用之不勤

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大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微言存邪

故生

故生

故生

故生

故生

故生

故生

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爾生，自生耳。生者，豈有

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

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

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

乎？天地而府萬物，雖羣生而不匿。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無

形。謂之生者，則不死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

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變也。

太易者，未見實通反氣也。易者，不窮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

即下句所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誠爲物矣，則方員氣

謂渾淪也。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爲三者宗本於後句，則自明之也。故曰：渾淪。音淪。下同。渾淪淪者，言萬物

相渾淪而未相離。力音反也。雖渾淪，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

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則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巳。故能爲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

變而爲一。所謂易者，窮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持之而化，故寄名變耳。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究，一

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繫陽數，領其都會。一歸於形變之始，此蓋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

明變化往復無窮極。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別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

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和而爲人生。人生則有所恃而立也。子列子曰：

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

化。物。職。所。宜。

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夫體道於一方者。造餘途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體必有所屬。若強也。則不能。若宮也。則不能。而

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

順之則通也。

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

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

位者也。

方圓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在理之通。方圓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

不犯聖人之化。凡歸於一方者。形分之所。聞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故有生者。有形者。有聲者。有

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雷於一

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

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

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

物者無變化也。

至無者。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

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官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

能殫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

有之為有。待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名。親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照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短以之。方圓以之。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攬音蹙。拔也。顧謂弟子百

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途。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

此過。古風反。

水之上既爭多有神告之曰曰水出而東走無顯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鄉東走十里而顯其邑盡為水身因
化為空桑有華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
昭生乎溼此因蒸醢雞生乎酒此因戰牟奕比音乎不苟此異類久竹生青寧此因蒸

因於林此因蒸青寧生程自從繼至於程皆生之物地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程生馬馬生人久久

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

機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

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

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

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靜矣哉郭象往莊子論之辨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

耳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也終進乎不知也

進乎本不久久嘗為有無始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進當為

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無形者此無形亦先有其非本無

形者也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自無生無滅無形者形然後之於離散非本無

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

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畫亡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

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故謂之

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

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豈舉大數

而言編續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

者也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

焉德莫加焉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

衰焉

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

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

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

音成魯邑名

之野鹿裘帶索先各反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

生所以樂

音洛下同

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

樂也

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微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折遇人形象得男黃登孟浪而言

男女之別彼列反男尊女

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一樂也人之壽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

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

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遷自寬隨者耳林類年且

百歲

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

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後田中棄穀拾之也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

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

而歎曰先生會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

乃仰而應

於證反

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下同長不競時老無妻

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

之而反以爲憂。我所以爲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隨事而夷故無憂歎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遺名

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

感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

已遣極矣而夫子力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望自夷而實無所遺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羣

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焉徯役。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曠。音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榮天知命泰然以待懿君子之所以息去體憂苦然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

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壺。我以形勞。我以生快。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論者各異。故曰。死生亦大矣。

者德之徵也。德者得也。徵者歸也。言名得其所歸。古者謂死入爲歸人。夫言死入爲歸人。則生人

列子卷一 天瑞第一

焉。此聚寡相傾者也。晏子傳墨爲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託所稽耳。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

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

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

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偏衰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丘呂反。往同。○以生死爲歸。謀者與之。偏衰忘去之。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藉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者。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

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故者。皆由動求。事之破礪。毀而後有。無仁義者。弗能復也。

當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未之得也。粥音熊。熊音著。子書二十二篇。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卅壘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爲體。隨化而遷化。不覺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往來相接。聞不可省。疇覺之哉。

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而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

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漸化。固非耳目所瞻察。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

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音生下同。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蠱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乎。

聞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

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或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虛積誠。願察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亡處

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或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虛積誠。願察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亡處

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鑿然之實。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自

地而上期皆天矣。故俯仰瞻視。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下同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

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滂。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境界。乃氣氣相舉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

中。丁仲反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

趾。音此蹠。從到反。四字皆踐踏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音釋下同然大喜。舍宣作釋。此書

籀字。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相隱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長廬子聞而

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

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

壞。夫濕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

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音泰遠。言其不

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

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與天地顯沒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

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

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為成敗於其間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

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乎烝曰。道

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

堯然而自有耳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

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郭

也象曰若身是倂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倂今氣聚而生倂不能聚也氣散而死倂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倂之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音稅

也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倂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所以皆在自爾中來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隨陽氣之所

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又作壤反自此以往施延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

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音無下同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

狀國氏曰嘻音熙哀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方土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音滂潤音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

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向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向不能自然吾盜天而亡殃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向不能與豈人所聚此亦明其自能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過

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力智也。認音似。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鄰。稱萬物。天地之則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智。能已爲惑矣。至於甚者。橫認外物以爲己有。乃擢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爲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賊矣。今以犯天者爲公。犯人者爲私。於理未至。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爲非盜。亡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不有復欲遣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各復是愛各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各者也。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履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列子卷二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通物斯碍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喜耳養正命正當娛耳目供鼻口焦音然

肌本又作顏色色反好古旱聽音每諧書明無此字進音皆然五情爽惑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我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

天下之不洽憂耳竭聰明音進音營百姓焦然肌色好聽音皆然五情爽

惑用德明未足以致治我足以亂神也黃帝乃喟然音讚曰讚當股之過淫矣淫當養一己其患如此

治萬物其患如此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音舍音官寢去直侍徹鐘懸

絨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

將期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奔音州之西台州之北

耳淮南云正西曰台州西北曰台州不知斯齊國幾居當千萬里斯離也蓋非舟車足力

之所及神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變者耳其國無帥所類長丁文反帥自然而已其

民無嗜欲自然而已自然者不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

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音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疎理無逆順故無所利

也都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已入水不溺入火不熱音斫音撻音無傷痛指音隨

搖也音無疥癢餘兩反病癢謂疥癩也周禮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瘡疥疾鄭玄云瘡疥也說文云瘡瘡痛也○至和者無物能傷熱癩癩瘡實由熱濕義例詳於下章瘡癢酸痛也義見周官乘

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狀雲霧不礙。五蓋反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笑惡不滑。音滑其

心。山谷不曠。音曠致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物能挽也黃帝既寤。亦寄之睡寤耳悟然自得。召天

老力牧太山稽。音鶴。漢書云太山稽黃帝師也。○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聞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

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

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又二十有八

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當為遐百姓號。戶刀反之二百餘年。不

輟。列姑射。射音夜山在海河洲中。見山經山上有神人焉。凝寂故稱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

穀。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心如淵。上字讀為深泉形如處女。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不偃焉

也。反愛不愛。不偃不愛。謂或隱或見。山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偃愛隱。偃也。字林云。偃。仿佛見不審也。○偃亦愛也。刻狗萬物。恩無所偏。偃音隱。偃也。仙聖為之臣。仙壽考之跡。聖治世之名。不畏不怒。愿懇為之使。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章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

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愆本又作蹇。去言反。○愆蹇之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

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佐天下者。其鬼不神。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御。五日而後反。蓋神人樂遊稱之也。乘風而歸。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息井反舍。因

問。問音開請斷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音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

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章戴字載。則一本作章戴。

有請於子。章戴尹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

以汝爲達也。達音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也。姬居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

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

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始得

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在心之所念在口之所言而無聲者於七年之後。

從下同。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

坐。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九年之後。橫去聲下同心之所

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

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心既無念口既無達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

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

猶木葉幹。音鼓。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無特於

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精有其身則肌膚不能相塗一

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字公度著

書九。曰。至人潛行不空。一本作望虛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蹈火不熱。行乎萬

虛。

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歎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

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列音例○至誠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姬居魚語魚當作吾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艱危也姬居魚語魚當作吾

女。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以形聲相觀則無殊絕者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千萬

也。向秀曰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則物之造

也。音作賦作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反往同夫得是而窮之者焉。

於度。得爲正焉。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而

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並遊豈得無終始之迹者乎

壹其性。養其氣。一本作真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造至也○氣壹德純者豈但自屈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無間然後福濟羣生夫醉

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食陵亦

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處以明至理之必然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智。是故遯。音許遇也一本

而見曰覺於靈。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物而不懼。懼之涉反○向秀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

而况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闕性分之外故

也。日諫列禦寇爲丁僞伯昏瞿。莫候反人射。引之盈貫。盡弦措杯。必同水其肘上。停

審故杯。水不傾發之。鏑矢復沓。郭象曰矢去也方矢復寓。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

象。本僞人也。伯昏瞿人曰：是射之射。雖盡射之理而不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否

也。日象人人也。伯昏瞿人曰：是射之射。雖盡射之理而不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否

同乎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於是瞽人遂

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緣逌足二分垂謂足二分懸垂在外在外掛禦寇而進

之禦寇伏地汙流至踵伯昏瞽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謂足二分懸垂在外下瞻黃泉揮斥

郭象云揮斥猶放縱也又曰揮斥奮迅也入極神氣不變夫德充於內則神備於外無遠近幽深所今汝怵然有

恟何承天纂云吳人呼瞽目為恟目目之志爾於中丁仲反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豈唯射乎范氏有

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

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皮矣反按說文字林地作廐又作把皆毀也字從其省音鄙肥薄也晉國黜之游其庭者

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疆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

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荆外荆楚

也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雙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

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悉薦反窘奇願反於飢寒潛於隴北

聽之因假糧荷湖可反舍音本資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編衣乘軒

緩步闕苦括反遠也廣也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睚之

睚奴輩反方言云揚越之間凡人相輕侮以為無知謂之睚睚耳目不相信也既而狎侮欺詒音代方言相撫撫胡廣反方言今江東人亦

撫撫胡廣反方言今江東人亦曰撫又扶舉反推舉也揜音見揜又音見揜打也亡亡音所不為

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單音丹億蕭介反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

高臺於衆中漫

莫并反 散也

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

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

飛鳥 一本作揚

餘亮反猶騰 物從風也

於地飢

肌音

骨無礪

音毀

范氏之

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

扶又反

指河曲之涇

音涇

限

爲皎反水曲

曰彼中有寶

珠泳

音詠 潛行水中也

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

水底潛行曰泳

既出果得珠焉衆盼

盼分兩反或云

也

同疑

子華盼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

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

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

誕欺也

吾不知子

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

曰吾亡

亡音無

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

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

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

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往者如斯而已

今盼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

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

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

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

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
發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鳶者。能養野禽獸。委於僞食音飼下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鵬鸚
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華。音茲又音字乳化尾。音尾杜牝成羣。異類雜居。不相
搏噬。音搏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一本作園魚名丘園傳之梁鳶曰。鳶賤役
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
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哀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
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反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以致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
一本作之之怒也。恐因其用時其飢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也虎之與人異類。而
媚養己者。順也。殊性而愛媚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
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
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
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運羣生使各得其性亦猶顏回問
平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七刀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
學邪。曰。可。能游。傳水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色據反術能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
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謬。所大反莊操之者也。能驚授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謾。謾音衣與謾同欺也吾與若玩。五貢反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

且道與。音余〇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沒說之也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

能也。忘水也。亡水則無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

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惡鳥

往而不暇。所得皆以瓦擣。擣探也以手敲物探而取之亦曰敲。福風土記云。臘日飲祭之後。更遍兒童為瓦。擣之戲。辛氏三秦記云。鑿鉤。夫人手舉時人戲之。因名為鑿鉤也。龜

日侯反。莊者巧。以鉤。鐵鉤握者憚。待奸以黃金握者惜。惜音管。方言。迷瘠也。〇互有所投者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本作內。唯忘內外遺輕孔子觀於呂梁

日石絕水曰梁。在今彭城和爾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

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音極。方言。出銅為承。諸家直作極。又作橙。數百步

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當作塘。行當作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

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鼉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音極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

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本無。此亡字。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

與泊。古忽反。偏波也。郭象云。猶泊者水迴。猶伏而涌出者泊也。僧出。入涌出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

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素則所

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

其不可知。謂之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於病懷。音懷。病懷。背曲疾也。者承蜩。音條。一本猶掇。音掇。反

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占黑反垆。音九司馬云謂累丸於竿頭也。一二而

不墜則失者鎔錙音鎔殊○向秀曰累二九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蠅所失者不遇鎔錙之間耳。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槩株駒。槩本或作擬同其月反說文作身木也李頤云槩豎也株駒亦枯樹

本也。駒音俱。○崔譔曰：「驂駒，駒也。」
吾執臂若槁空好反。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

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郭象曰。遠彼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痾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

靈記軀行竈曰丘少居魯衣衾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鄉玄注云衾猶大也謂大掖之衣向秀曰衾服寬而長大
 徒也亦何知閭是乎脩汝所以而

後載言其上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海上之人有好反漚鵲音鳥者每曰之

海上從疆鳥游疆鳥之至者百住音數而不止心和而形順者數其父曰吾聞疆鳥

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故曰至言去反智在辭至爲無爲齊反智之所知則淺矣言至道忘物無功無心則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

有屬文人倡擬形猶擬梅童白和心而擬之二情相背而同不泯跡矣立言之本各有似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文人朝去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水石者乎至於梅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惟未能割雲雨之運青瑤象尊望星晨下玉珥

多怪此二論者蓋假近以微遠借未以明本耳

傍亦謂反在下曰燔燔言燒也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燐燼反

上時望反下衆謂鬼物火遇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力救反音去留而視之

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

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聞之。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

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

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

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劍刺音心去智。商未之能

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制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達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文侯曰。夫子

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爲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爲者。

有不能而強欲爲之者。有不爲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爲。亦何所不爲。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能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暫顯。體中之絕妙處。莫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鎔沙木石而不悴。駭錫鋒刃而無傷。殘廢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默不亂。羣神能獨。辨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輕實。駭常心故。試語之。夫陰陽變化。五才信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輪。迴轉之鏐。火避之風。木藉之臺。何者。剛柔炎旅。各有攸宜。安於一境。則困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遊。寒暑不能傷。謂含德之厚。和

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有神巫。男曰。曉女曰。巫曉。亦

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如神。鄭人見之。皆避。一本本作棄。而走向秀曰。不喜。自問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而歸以

告壺丘子。列子師也。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

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與音余。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

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嘯。必有感而後和者也。而以道與世

抗。抗口。振反。或作亢音同。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反。悉亮。汝。向秀曰。无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

曰夫水旋之與止旋旋之與隨隨常隨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
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旋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爲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

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向秀曰雖進退同轡而常

聲根寧極也 吾與之虛而猗於危移委移至順之貌○向秀曰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向秀曰汎然無所係因以爲茅

音靡崔譔云音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茅靡當爲頑靡向秀曰變化頑靡世事波流無在不因則爲之非我我雖不爲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一人也然歷世變而時動故相者

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向秀曰棄人爲反其妻

爨爨七阮反○向秀曰遺聚聲食食音飼下同狶虛豈反楚人呼豨作狶如食人向秀曰忘貴賤也於事無親向秀曰無適無莫也雕琢反一本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隱棲之文復其真朴則外事去矣怏音怏然而封戎向秀曰真不散也戎或作戎壹以

是終向秀曰遂得道也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齊人之推敬於其真朴則外事去矣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

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音鳥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饋求位反餉也○人皆敬下之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譟音譟成光

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以外鎮人心外以矜遊服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譟成光故也而整反其

所患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夫漿人特爲食音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贏音盈一本無無字○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

已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已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而况萬乘

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致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俟知驚此者是汝處已人將保汝矣俟若

默然

不自顯耀德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望焉達此義所在見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九遇反關西緒矣歸之伯昏瞽

人北面而立敦敦音頓杖聲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本作儼尊者以告列

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閤曰先生既來會不廢藥乎廢置也會無害

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皆理而感物求

物不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郭象曰任乎而化則無慮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而焉用之感也感物如此乎

感豫出異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困彼豫出而異者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必恒使物感己則與

汝遊者莫汝告也皆播本之從不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感莊子云

何相孰也不能相感齊也楊朱南之師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莊子云

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

而未幾去其矜夸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故曰不可教者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涪涪音管莊漱漱音巾櫛莊乙脫履本作戶外膝

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

子辭行不聞音聞是以不敢今夫子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許唯而

盱盱音吁說文云盱仰目也蓋頤高云盱張而誰與居彼云何自居處而夸張大白若辱若此使物故歎之乎盛德

若不足不與物競則常揚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客舍公

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音楊司馬云對火曰楊淮南子者避竈厚自藏異則其反也

舍者與之爭席矣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揚朱過音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

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驕盈矜伐鬼神人值之所不與處已以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所勝在已下者耳柔先出於已者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殆危也先出於已者亡亡音無所殆矣理常安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體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能用其自用焉其自為傾往而不競於物皆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錄之重而我無力焉粥余六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必有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至惡故終焉木彊則折彊極則毀矣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音附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

見疏矣。庖犧氏女嫫婦音瓜庖犧女嫫皆古天子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

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古語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彼饒龍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解頤亦如相書

龜背鰐步驚肩展陵耳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

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音翼也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音反泉之野。帥音率熊羆

狼豹羆虎爲前驅。鵬鵠鵬一本鷹爲爲旗幟。鵠音機自熊羆皆猛獸勇闢者也此以力使禽獸者

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

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

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

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

羣。行反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

人同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獸不忍也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

以避患害。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音解解六畜朽又之語者。

蓋偏知之所得。夫龜龍甲鱗之宗。鱗鳳毛羽之長。愛遠竭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聞。御豈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爲橫矣。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

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次達八方人民。未

聚禽獸蟲蛾。爾雅云有足曰虫。無足曰蛾。一本作虫。蟪。○百獸率舞是也。一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

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馴音辱。先誑之曰。與若乎。音序等。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乎。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消姓紀名消。或作消。子爲子爲反。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鬪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李頤云。應響鳴顯。影行。○接領之處。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當求敵而必已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我不能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登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惠盜阿浪反。○惠似血氣之類。見賢獨反。宋康王。康王蹀足警歎。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盜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土赤反。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丁仲反。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盜曰。夫刺之不入。擊之弗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

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卷三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貌仰窺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無何者生質根柢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

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開神慮退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遠達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名儻昭王子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

虛不墜觸實不礙礙音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

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蠃而不可饗蠃音蠃

王之嬪御臚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音音者楮音音者聖音惡白之

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王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祿膳府主四時食物者也爲虛而臺始成其高

千仞臨終南山名在京兆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媚媚音靡曼者

嬋媚妖好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珥音珥也冕上垂玉以衣於既阿錫阿細纖曳曳音

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奏承雲六聲九韶晨

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聲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日月獻玉衣旦日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

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袂音袂袂音袂騰而上者中天

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

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

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盡日，

樂其變動心一說。云：韓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其宮樹若累塊積蘇。推也。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

其國也。所謂易人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

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大藏，悸而不

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境，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頑虛焉。

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貴扶

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其

形不移，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

仰之類，與再臨六合之外，邪想倏忽，得如此况。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

異王之圖？王問：恒。謂習其常存也。疑斃亡。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變化之極，徐

疾之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

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騊駼，古驂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

左白縹。史記曰：造父爲穆王得驂，騊駼赤縹白縹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主車則

造父爲御，商音素，象西音西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爲右。淮南子云：銛且泰丙之御也，除轡銛乘

炎反。且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驪力移反，盜驪即而右山子，柏

子余反。

天郭璞云柏
天人姓名

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

搜西戎

氏之國巨

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湏竹用

反

以洗王之足鍾乳也以己所及二
珍貴獸之至尊

乘實證

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

崑崙音
昆論

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曰流沙之澤赤水
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

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

別日升崑崙之丘

崑崙音

以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遊四
海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

上

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

河圖玉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
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瑤池

傷于瑤池

之上

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
戴勝善嘯也出山海經

西王母爲王謠

徒歌曰謠
詩名曰謠

王和之

和答也詩
名東歸

其辭哀焉迺

觀日之所入

穆天子傳云
西登奔山

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

於乎音嗚
呼又作乎

予一人不盈于

德而諧於樂

諸
辨

後世其追數

色句反
責也

吾過乎

自此已上至命篇八
之乘事見穆天子傳

穆王幾

入哉

言非
神也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

知世事無常
故埽其心也

世以爲登假

假音
焉假字當作遐
世以爲登遐

死也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

三年不告

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

生揖而進之於室

必到
反

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

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

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
者陶運萬形不覺其變也

造物者其巧妙

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積
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

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

故隨起隨滅

假物而爲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
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顯

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

矣

往篇目已
詳其義

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身則是幻而復欲學
幻則是幻幻相摩也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

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播校音敘顯野王讀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

走。走者飛。保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

散端之有倫。則功而事著。條之失度。則疎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實冰反用。藥物蒸燥。則飛

去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

耳。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著而人莫知焉。五帝之德。三

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爲之名。非所以爲帝

爲而不假。幻化哉。但願世有人徵夢有大候。微驗也。候占也。六奚謂八徵。一日故

事。二日爲。爲作三日得。四日喪。五日衰。六日樂。七日生。八日死。此者八徵。形

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日正夢。平居二日噩夢。噩音三曰思夢。思

念而四曰寤夢。覺時道五日喜夢。因喜悅六曰懼夢。因恐怖此六者。神所交也。此

章大旨亦明覺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

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怕。怕下達反。夫變化云爲。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

端而心無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溫氣身與天地並形故

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灼。燔如說反

遇則燔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爲用者也。抗則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有餘

施不足故欲取此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

亦與覺相類也。

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僂者

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故晝

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覺時有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夜無夢寐信

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爲鳥而屬於天夢爲魚而屬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

忘其寢不夢幾幾樂音豈虛語哉真人無往不忘乃言不語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堅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

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亡音無辨日月之光

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

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

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皆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

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

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阜音婦落之國

其土氣常燠燠音都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

食性剛悍疆弱相藉藉音陵貴勝而不尙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俗之異猶覺

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治音持產其下趣趣音走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

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呻而卽事夜則皆憊而熟

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也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

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勲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皆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喚。吾南喚。音詣。喚。音呻。呻吟。語也。呻吟。微日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感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矣。夢或惡焉。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竝少閒。病差也。○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勤於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御音訝。御也。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墜。無水也。中覆之以蕉。與樵同。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誅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厭音厭。又於歸反。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刑之法者。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

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

聖人之辨覺夢

何邪。直知其不異耳。今亡亡音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陶士師之言可也。

拘信也音荷困害怒而迷或猶不復辨覺夢之

虛實。况本宋陽里華華朝化反子。中年病忘忘音。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

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

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

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國非封兆之所占。

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應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猶爾鈞

於死灰。廊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鑿豈卦兆之所占。

夫信類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僞自然之勢也故貞僞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

於情無專誠行無狂僻。則非祈禱之所禱也。

疾痼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假脈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藥之用

宜其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

大忘者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有心反今有慮蓋亂有左右耳

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

先露其攻已之物以試之

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

施爲也。

醫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退而儒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微術而得復惟儒生之功有強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

以多方相諱。又欲令忘者之忘。知蠶之忘。變蠶幾乎至理也。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

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

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斯况體極乎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當是以抑之者欲寫妙實於大賢耳。秦人逢_{逢音}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聞

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月令曰其臭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

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

「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

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

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

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魯之君子咸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

糧。不若過歸也。榮藥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寡相傾以成辨爭也。燕人生於燕。長_{張丈反}於楚。及老而還本

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鰥_{反七小}。」然變容。指社曰：「此

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_{涓音}然變容。指社曰：「此

若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蔡音同行者啞_{烏陌反}然大笑曰：「予昔給_{給音}待_{待音}也。」

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惑。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

心更微。少也。作微者誤。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惑皆無成感者也。

列子卷四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運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聞

開音

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隨至於夫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當流所不及况

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

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

回不言欲宣問故絃歌以徵發夫子之言也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

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

孔子慙七小然有

聞敏然變色少時

曰有是言哉

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聞之色

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

言爲正也

昔日之言因事而與今之所明盡其極也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

大也

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

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

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

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歟

曩吾脩詩書

正禮樂將以治天下

唯季反

來世

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

非但脩一身治

魯國而已

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爲聖也

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

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興來世矣

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

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嘗

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圓通無國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

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

此以爲憂者將爲下義。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樂爲樂，亦不以無知爲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而我無心者也。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居宗體備，故能無爲而無不爲也。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

所謂不違，如愚者也。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忘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

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羣智之表，萬物所不能形者，何能言其勢？雖曉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爲其稱。況下斯者乎？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氣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

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誼姓氏。英、夏、二吳郡有庚桑姓，稱爲七族者，得聃之道。老聃猶不言自何得之，蓋者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耳。能以耳視而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聽神苟撤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闕，猶壁耳。

聞之大驚。易任迹同於物，故物無感心。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然者無東西之非已。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氣合於神。」

此寂然不動寂忘其智智而靜神合於無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為一也其有介

然之有唯唯矣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肩膊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

之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為念也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

知其自知而已矣所適都忘豈復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亢倉

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

丘何敢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示現博學多識耳實商太宰

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

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

時者聖則丘弗知孔丘之博學揚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讓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商太宰大

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聖豈有定

絕遠而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不言而自信言者不化而自行為者

能化此能盡何晏無名論曰為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

無為之極也無名無譽無謂無名為道無譽為大則去無名者可以言有名

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所有之中當與

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隨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

自相求從夏日為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此

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

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侵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

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運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

云巍巍成功則運為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嘗云無能名焉者邪夫唯無名故可得

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聖理冥絕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 商太宰嚳然心計曰。孔丘欺

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爲數問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

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

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莊務 子夏避席

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

而不變。無權智以應。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辨而不一

物則所適必固矣。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

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得於一方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貳疑也。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

林。日損 友伯昏瞿。莫候 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曰數反。色主 而不及。來者相尋避復

及盡。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道玄合故至 朝朝相與辨。無不聞。師徒相與講辯聞於遠近 而與南郭

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玄合故至 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閭子列子曰。先生

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離 有自楚來者。閭子列子曰。先生

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

知。形無惕。往將奚爲。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不辨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靈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

閱。閱音 弟子四十人同行。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魄片各反。字書作數

類人面魄也。數魄上人也。一說云數類神 而不可與接。數魄上人也。一說云數類神 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

可與羣。種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不相攝。御登物所得羣也。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未行。戶即者

與言。偶在未行非有貴賤之位。術術然若專直而在。一本雄者。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

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貪勝也。子列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之言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進音知者亦無言。窮理體極故用意兼忘。用無言爲言亦言。無

知爲知亦知。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知希。言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此方

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境此即復是道無所造知無所知也。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

無所言。亦無所知。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

無所不言也。如斯而已。沒奚妄駭哉。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趨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子列子

學也。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

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

從音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坐。

哂笑並坐似若有寢股昇降之痛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爲度豈定於一方哉。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

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進音矣。而後眼如耳。

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

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無窮後

明順心之理則無爲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

曰游之樂所玩無故。言所適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人謂凡

也惟觀樂停殊觀以為休感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

言知之壺丘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

其變。苟無變停之虞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無以為異者也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彼之與我與化俱往務

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

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具隆口張比象山谷肌肉達於土壤血脈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

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門庭壺丘子曰游其至乎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俯察履步朝野然後備所見

者也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末論游之以至故重敬也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

所眠。眠音視內足於已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固不知所眠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固能游物而觀是我之

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我之所是蓋是無所是耳所適常通而無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

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摯音至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會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曰子之術微矣吾有

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曉平聲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

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

豕。無往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之鄉如戎

蠻之國。天下為一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

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為一真其視萬物豈覺有無

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議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儀讒不能得狎也。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背音

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

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漫在過通亦通窮亦通其無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由生而生。

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由生而

亡。不幸也。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以爲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聞得自然而全者也由死而生。幸

也。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此此誤生者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由死而生。幸

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乘內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季梁之死。楊朱

望其門而歌。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無所哀也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隸人之生。

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羣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目將眇者先睹。睹音

秋毫。耳將聾者先聞。响而鏡。飛口將爽者先辨。溜。溜音繩。繩音乘。溜水出魯郡萊

千乘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溜繩之合。易牙嘗之。口爽也。繩繩水異味。既合則難別。繩音乘。溜水出魯郡萊鼻將窒者先覺。焦朽。

焦音。繩音乘。溜水出魯郡萊。繩音乘。溜水出魯郡萊。繩音乘。溜水出魯郡萊。繩音乘。溜水出魯郡萊。

者先亟。去吏韓侯。侯音奔。逸僂仆也。如顏淵却東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此六者常得中

和之道則不可倫。變居亢極之勢。莫不傾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

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爲聞味衰達之所資鄭之圖澤。圖田也在中牟縣多賢。有道德而隱默者也東里

多才。

有治能而

圖澤之役有伯豐子者。

役指行過。

過音東里遇鄧析。

折音錫鄧折鄒

國辨智之士載

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

爲于矯若舞彼來者奚若。

作竹書子產用之也

徒曰。

聞也所願知也。

鄧析謂伯豐子曰。

汝知養養。

養養上音余亮下音余冀

之義乎。

受人養

而不能自養者。

犬豕之類也。

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

而飽衣而息。

執政之功也。

喻使爲犬豕自以爲執政者也

長幼羣聚。

而爲牢籍。

籍本作籍側義反牢謂

本圖繞又刺也。

周禮。種人以時。種魚。驚張也。

又國語云。羅。種魚也。

莊子云。以臨牢。柳李。願云。牢。豕室也。

柵木欄也。文字雖異。其意同也。籍音樹。

庖廚之物。

奚異犬豕之類

乎。

伯豐子不應。

非不能應

伯豐子之從者。

越次而進曰。

大夫不聞齊魯之多

機乎。

機巧也多

有善治土木者。

有善治金革者。

有善治聲樂者。

有善治書數

者。

有善治軍旅者。

有善治宗廟者。

羣才備也。

而無相位者。

無能相使者。

事立則有

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

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

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

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

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爲衆人之所能。羣才並爲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無惡無好。無彼無此。則以無爲心者也。故明者爲視聽者爲謀。勇者爲戰。而我無事焉。苟繁謂傳報。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梁問功名。勝我

識。勝我耳。暇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後於未者。邪。若曰。成功名者。志也。局

之所。繁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離之所。獨懷我以能。使子等爲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爲也。

執政者

迺吾之所使。

子奚矜焉。

鄧析無以應。

目其徒而退。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

谿公。

公儀堂谿氏

言之於周宣王。

王備禮以聘之。

公儀伯至。

觀形。

懦夫也。

懦弱

反。

宣王心惑而疑曰。

女之力何如。

公儀伯曰。

臣之力能折之。

反

春螽。

螽音終一

之股。

堪秋蟬之翼。

堪猶

王作色曰。

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

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

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

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無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

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爲其所易。故學跡者

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垂力舉秋毫。奮舉聞雷。蹙亦此之謂也。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鍾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

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迹不顯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矜。故能致稱。以能用其力

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

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

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釋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

樂正子與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不祖

也。佞給而不中。丁仲反。雖才辨。而不合理也。漫衍而無家。僞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虛誕其辭。欲惑

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本安等肆之。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公子牟

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遠。故實其實驗也。子與曰。吾笑

龍之詒也。詒音待。欺也。下同。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爲龍弟子。詒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

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著。姻

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操者猶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蒲紅蒙之弟子曰鴻超

怒其妻而怖之引鳥號之弓史記云蔡國之竹晉暴衛均曰衛之苑多竹篠之箭名出矣箭衛弓也射其目

矢來往睥子而睨睨音不睨本作睽目睽也矢陰陰音地而塵不揚箭行勢極輕著而

未不能穿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後

鐵中前括鈞後於前同發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認五本者謂百慮者人以為有道以告

皆此矢注睥子而睨不睨盡矢之勢也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

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蒙分不復進聞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當與樂產輪此云不

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機以為形用之事理之應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

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為之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與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

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有指不至夫以指求至者則必

正物則未達其極唯忘其所因則有物不盡在於是處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帶在其一

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當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達

則泰山之崇幽元氣之浩茫然為一矣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皆變

惠子曰一尺之神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皆變

影未嘗髮引千鈞夫物之所以斷絕者處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白馬非馬此語見存多有辨之

動也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白馬非馬此語見存多有辨之

故關而孤憤未嘗有母不詳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公子牟

曰子不諱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尤失反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指則

皆至忘指故無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既影不移者影改而更非向之說在改也影墨子曰影不移說

在改所不至也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白馬非馬形名離也白馬輪曰

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於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厭然。

曰。子以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或云趙人。之鳴。一本作公孫龍於馬分往無異於鳴。亦作無異於馬云。馬者曰馬。論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無理。趣取爲義。則長矣。

條也。言龍之言無異於鳴。而皆謂有條實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既疾龍之辨。又急卒之辭。故遂吐辭之慢言也。公子牟默

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既急氣方感而不可。理論故遊辭告退也。堯治天下。天下欲治。夫道治之五十

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夫道治之五十。則治名。誠矣。治

名既誠。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知者則治。堯未至也。

順帝之則。堯泉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德哉。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

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當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

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而應關尹喜曰。在己無居。汎然無係。豈有執守之所。形物猶事理

非我之其動若水。順水而動。其靜若鏡。應而不藏。故若鏡也。其應若響。應而不唱。故若響也。故其道若物者

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

亦不用心。唯忘所用。乃合道耳。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用之彌滿大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最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

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以有心無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處有無先後其於無二心矣。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

得之。自然無假者。則無所失矣。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知極則同於無情。能盡則歸於不爲。發無知。何能

列子 卷四 仲尼第四

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此則雖無爲而非理也

列子卷五

湯問第五 夫管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 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 問於夏革 夏革字子綽為湯大 曰古初有物乎 梁直屈沈而曰 夏革曰古初

無物 今惡得物由古有物故 今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令後人謂今亦

無物則 不可矣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 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 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為物終終始相循莫不可分也

然自物之外 自事之先 朕所不知也 謂物外事先帝然都無故無所指言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 湯革雖相答然後視應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今盡然都了

革曰不知也 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 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而窮無

不知而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極 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所謂無無極無盡乃真極真

矣 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 朕以是

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真知也 湯又問曰四海

之外奚有 革曰猶齊州也 爾雅云至齊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註去也齊中也 湯曰故奚以實之 革曰

朕東行至營 今之柳城古之營州東行至海是也 人民猶是也 如是 問營之東復猶營也 西行至闕

人民猶是也 問闕之西復猶闕也 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 爾雅云九夷八狄七

遠西鄰國南襟鈐北祝栗謂之四極 之不異是也 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 故大小相含無窮

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含萬物也故不窮。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施形代謝相因

不止於一生不盡也。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範圍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於一形故不窮也。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大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

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爲國邑豈能知其盈虛與其頭數者哉。股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

大天地者乎。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亦吾所不知也。夫萬事不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

故信其心智所知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庸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

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盤視聽之所聞遠得物外之奇形若夫封禪處於有方之域偏局步於六合之

間者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爲一宅萬物爲微塵皆

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圖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聞使者風

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剖研極墨指斥大方豈直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

不足故昔者女媧媧音瓜古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

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顓頊黃帝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折天柱絕地維故天

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音老歸焉。湯又問物有巨

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今樂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山海

東海之外焉。實惟無底之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其下無底。經云

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其下無底。經云

所名曰歸墟。或作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曰瀛洲五曰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常有至者諸仙人其山高下

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

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
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
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色主反焉

兩山開相去十萬里五山之開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押聖不足益其速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直略反若此之山猶浮於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物皆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蒂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毒病也之訴之於帝帝

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疆與閼同神仙傳曰北方之神名禺疆號曰玄冥子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疆簡文云北海神名禺疆靈龜爲之使也使巨龍列仙傳云巨龍戴靈萊山而升神名禺疆靈龜爲之使也淪傳之中玄中記云即巨龜也十五舉首而戴之戴山其何以安迭爲二番音翻更代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

盈數色主反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連大龍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所據反焉以高下周圖三萬里山而一龍頭之所戴而此大龍復爲一鈞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弁而負之又於算計也焉鑽其骨以小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龍鵬方之猶蚊蚋之於大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

是岱輿員嶠二山旒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憑大也侵子燕反滅龍伯之國使隄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

十丈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燭國王板云從龍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

焦僊國僊音誰僊短人國名也史記云僊僊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僊僊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含神霧東北

極有人名曰歸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小人人名曰歸人長九尺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既言其大因明其小耳荆之南有冥

靈水名也生江南北以葉生爲春落葉爲秋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本名也者以八

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其隕反崔麟云糞土之芝也生於朝，朝生暮死簡文云蠶生之芝

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蠛蚋者。謂蠛蚋蚊蚋也。二者小飛蟲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

莊子云有溟海十洲記云水色謂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鯨。

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莊子云鵬化爲鷖世豈知有此物哉。

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正反。與銘同。記之也。○夫奇

見其聞藥之所發雲爲臣豈直空言謂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龍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矣聖未聞亦古博物者也

紅補之閒生麼蟲麼細也亡果反字書云麼小也

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

方畫掛臂目際也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韓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饑除倚俞古之聰耳人

以觀聽者未能
 聞礦方夜擗惕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此後著書記事者憫益其辭耳夫用心智賴耳目

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
見至微之物也
史記云黃帝至宛登空峒之山今在醴泉郡
 同齋三月心死

刑屬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術而已不假然目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境有瓦劍於神廟之

有木焉。其名爲繇。山海經曰。荆山多檟櫟。櫟似皇封而大也。吳楚之

不_二不_三并_四名_五系_六梅_七橘_八而_九大_{一〇}皮_{一一}厚_{一二}味_{一三}酸_{一四}鬱_{一五}音_{一六}柚_{一七}
 皮_{一八}汁_{一九}已_{二〇}實_{二一}厥_{二二}之_{二三}疾_{二四}氣_{二五}疾_{二六}齊_{二七}州_{二八}珍_{二九}之_{三〇}度_{三一}維_{三二}而_{三三}此_{三四}而_{三五}此_{三六}為_{三七}共_{三八}訪_{三九}開_{四〇}遠_{四一}目_{四二}獨_{四三}度_{四四}維_{四五}鳥_{四六}時_{四七}不_{四八}

輸濟音鑄似狐絡音鑄似狐輸文武市則死矣鄧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爲流音兗水東經曰爲濟水下入

爲不踰齊路盜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秦史記載
 爲不踰齊路盜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秦史記載
 爲不踰齊路盜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秦史記載

皇朝正統中，戶部於宏治七年，開之於寧山，提經大紅山，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

韓詩外傳云昔者紅出於汝山其始也足以匪儲是也又楚辭云隱汝山之隈紅國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穆王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續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開不踰數十里無不遇二百里揭厲皆疲斯須往還豈狐貉蜩蟻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地氣然也此事義見周官雖然形氣異也性今紅邊人云貉不渡紅是明論越大水則傷本性殺致死也

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顧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太行王屋二山形當作行太行在河東東垣縣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韓詩外傳云懲苦也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雜猶食也其妻獻疑致難也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遂率子孫荷胡可反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音本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遺男始齠初刀反韋詩外傳云男女七歲或齠音調躍也或毀齒謂之齠跳作跳誤也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叟者未必非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屈其理而服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神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恒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累土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廢金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漸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

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至心也命夸蛾氏夸口負二子二子環

氏氏傳記所未聞負二山一厝音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歡取笑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

天地爲一朝億代爲曠息忘遠以造事無心而壽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

北山之愚與葵妻之孤足以明河曲之智噫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歟誇父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誇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

隅谷之際隅谷虞翻也日所入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

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爲鄧林

禹曰六合之閒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

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宛順使羣

異各得其方壽天歲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

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自天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

五穀而食不待綰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

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自此章已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辭絕垠之外者

非用心之所逮也故寄言迷謬也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去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

畔之所齊子細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

陟爾雅云喬高也又云三山謂陟郭璞云重巒也○山之重巒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攬珤直爲反甌珤謂瓦餅也

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瀣南閩反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名如車輪許大價佛湧出其深無底名

曰鑛○山頂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經營一國。亡之泉曰鑛。

不驕不忌。長幼齊士皆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嫌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息阜亡咸數。有喜樂。亡

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飢倦則飲神儀。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儀。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

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徽昌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

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黜朝。肆屹則徒卒百萬。韓嬰作叱視揭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

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章。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仲駁之也。

齊國之富。奚懸。隰朋之言。奚顧。此國自不可得往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南國之人。祝祝之六反。孔安國注。俞云。祝者。斷其髮也。

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惡諫。髮而裸。謂不以衣蔽之也。力果反。北國之人。鞮鞮音未。方言。俗人始頭是也。始頭操頭也。始又作鞮。又作鞮。始亡八反。操

反。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夫力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慎到曰。治水者。故防決塞。雖在夷

音 射者弱弓纖繳音 乘風振之連雙鷁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

事放分兩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

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

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

奚事哉楚王曰善善其此說者以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史記曰扁鵲

秦氏魯醫能視病 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

于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僧生之疾與體僧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

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謂

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 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 若換汝之

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投以

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

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乘其本論故各反其 一室因

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此言按說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佗能剖腸

亦不可以隱斷故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魯 鄭師文聞之師文鄭 棄家從師襄

游師襄亦古之魯琴 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按指謂弦三 師襄曰子可以歸矣難教

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

者不在聲。遺弦聲然後能盡聲之用也。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心手器三者玄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得秋氣。故成熟。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

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得春氣。故榮華。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

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得冬氣。故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絃頓變四時。蓋舉一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欲弁言其所感之妙耳。

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至和之言其所感之妙耳。

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爲晉平公奏唐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屋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悉伏晉國大旱。亦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凶也。

鄭衍之吹律。齊人爲燕昭王師。居樓下。號談天。六篇北方有地矣。而寒不生五穀。鍾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也。亡亡音無。

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

未窮青之技。樂緒反。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音邕地名杜預曰齊城門。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

一里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善躍抃舞。弗能自禁。音金。

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

發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大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于孟常君。伯牙善鼓琴。

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

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

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

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

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同合。與已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周穆王西巡

狩。越崑崙。不至弇。音。崑崙之山。日入之所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此工考之人也。

穆王薦之。薦音。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

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則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

與偃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音。倡俳。穆王驚視之。趨。音。趨。步俯仰。信

人也。巧夫。領。音。反曲。頸也。又五。感反。領猶搖頸也。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

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竝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

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

示王。皆傅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胃

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

步。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五臟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

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

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近世人有言人鑿因機關而生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造拍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機乎造化似

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言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益近誠豈謂物無神主也斯失之遠矣

夫班輪之雲梯。墨翟之

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班輪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晉音骨裡墨翟弟子也聞

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

甘蠅。古

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處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

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

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

牽挺機

一年之後。雖雖未倒。

都道反

皆而

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

亞鳥跋反次也本作必舉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

著。而後告我。昌以髻。

音毛

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

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

視蝨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

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

食亦反

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

以彈弓助矢貫蝨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

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

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端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窮盡也

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矢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

拜於塗。請爲父子。剋臂。

淮南子曰中國嬰血越人嬰臂其一也許慎云剋臂出血也嬰所甲反

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說其謹也此一

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泰豆氏見諸雜書記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

二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

子。必先爲裘。

箕裘皆須柔風補接而後成。器爲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爲諄也。

汝先觀吾趣也。趣行

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

容足。

總得安脚

計步而置。

疏觀其步數

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

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

敏捷也捷捷也

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

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

輯音集說文云輯車輿也

轡銜之際。

此言造父奮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

轡銜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

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習聽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

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

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

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蹏

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與和聲之聲相應也

然後與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蹏

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

識之。

夫行之所臻參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致疲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即進止有常微變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大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

持無用之轍蹏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魏黑卵以睡嫌殺丘邴章。睡嫌私恨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

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

有膽氣而體氣虛不能舉

也。兵器取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

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鈍鏑上音世下音譚摧屈。而體無痕捷。負其材力。視來

丹猶雞鷩也。鷩音寢生而須喙。鷩音寢生而須喙。鷩音寢生而須喙。鷩音寢生而須喙。來丹之友申他音他或音抱一本作抱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

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

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

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二劍。唯子所擇。皆不

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

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

之。淡淡焉。淡淡音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

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也其觸物

也。騞然而過。騞呼麥反破聲又竹雞反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

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

乃歸其妻子。與音齋七日。晏陰之閒。晏曉暮也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

歸。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

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

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一本作拈奴兼反指取物也又音點子。來丹知劍之不能殺。

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音益喉疾而腰急。其子

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於染反。本又作厭。烏猗反。

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鏐之劍。昆吾龍劍也。河圖曰。濠州多積石。名昆吾。可爲劍。尸子云。昆吾之劍。可切玉。火浣

綌之布。音。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火綌。及鼠取其皮毛。爲布。名曰火浣。其劍長尺有咫。音止。八寸曰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

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

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

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皆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列子卷六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幸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 與太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決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 不知所以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 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益。揚朱篇言人皆移愛惡。相攻情。僞葛端。故要時競其算。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情而不辨。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持許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眞以殖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臨。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名者不以矯抑斷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竝世也。而人子達。竝族也。而人子敬。竝貌也。而人子愛。竝言也。而人子庸。竝行也。而人子誠。竝仕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人子富。竝商也。而

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車輅

音路左傳云樂車也

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

自得貌後漢朱篤音同

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概意也

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

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

嘗制反或作領者非

管夷吾鮑叔牙

並頌上人也

二人相友甚戚同處

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

齊僖公母弟夷

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種秩同於太子也

國人懼亂

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本作

公子小白奔莒

糾之次弟

既而公孫無知作亂

忽奉公子糾奔魯

裏公而立無知殺服虔殺

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

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

齊莊公曰子糾兄弟弗忍加殺請殺之召忽管仲雖也請得而甘心睡之不然而將殺管夷吾之途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

反

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隸也願殺之鮑叔牙

也

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

其弗可君必舍

音釋

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

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輕褐於齊知而見桓公也

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

高國齊之世族

任以國政號

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

音

分財多自與

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貪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

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

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

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隄。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應。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慤廉。善士也。謂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這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綏矣。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覆下之。敬而懷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蓋其道之不及聖。爲其民之不逮已。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制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已愈有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若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聞。見故曰勿已。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析。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也。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子產卒。定公

九年額額殺鄧析而用其操七刀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鄭

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

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左傳云額額殺鄧析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用子產不得

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可以生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

志似由報應自然生耳自然素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順可以死而死或積惡行

之而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也天福也自然死耳自然壽耳未必由凶虛與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

以生而不生居榮泰之地顯天罰也顯生而不得生可以死而不死居困辱之地不顯天

罰也死復是天罰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不可以生不可以

死或死或生有矣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

也智之所無奈何此二句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

天道自運無際無分是自然之極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干聖神雖妙不能違時運也鬼

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其正也自然者默之成之默無平之寧之平寧無將之迎之功無

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

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

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不解楊朱歌皆謂與已同也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

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諫音除也屏上聲之。俞氏曰。女

始則胎氣不足。乳竹用反乳汁也湫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

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

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於無爲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藥

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

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

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

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

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嚮熊語文王嚮熊文王師也曰。自長非所增。

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音無若何。音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王弼

誰也言誰能知天意邪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

與逆害爲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兼盡也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

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

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音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

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佹佹姑危反幾成者。佢音有佢成也。初非成也。

佹佹敗也。佢敗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故迷生於佢。或其以成敗而不佢之

際昧然於佢而不昧然。際猶會也言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

至見其備著因謂內成也。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

情也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阪面墮。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之

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貧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

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

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或涉仲反非也亡亦

中。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

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役亡所不量。在智之則全而亡

喪。亦非知。音智下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齊

量公游於牛山。今北海郡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音千廣雅

輒之若何滴滴。或作涕涕泣皆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

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音詞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疏惡肉。可

得而食。怒馬稜。當作稜晏子春秋及讀書皆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

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

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襄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經也

列子卷七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淫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之極也

楊朱

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

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

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故情無厭足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

身焦其心

夫名者因僞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進而行之有爲而爲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

乘其名者擇及宗族利兼鄉黨況

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爲舍而不求

也利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

言不重矣惡於已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

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

收聚也

則已施始於反此推民皆

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

爲富不以爲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爲名以招利而世莫知

者僞名也爲名則得利者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

不僞則不足招利

昔者堯舜僞以天下

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僞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僞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僞也

伯夷叔齊實以孤

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省猶察也楊朱曰

百年壽之大齊

去聲

限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

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音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

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亡音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

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

獸一本獸作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

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樂。偶爾慎一本作耳目之觀聽。惜身意

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桎手桎也何以異哉。異異也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長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

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往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

爲名所勸。一本作觀○爲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

爲刑所及。爲惡不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

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

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

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

齊愚。齊貴齊賤。皆自然爾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

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總當今者德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音欲矜清之郵。音以放餓死。守錄

至死

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少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語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

於高勝者耳。揚朱曰。原憲寔於魯。子貢殖於衛。寔食也。殖貨殖也。原憲之寔損生。子貢之殖累

身。然則寔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

者不寔。足已之所資。不至乏匱也。善逸身者不殖。不勞心以營貨財也。揚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

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

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音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晏平仲閭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

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

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悉此皆

寓言也。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聽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

不得視。謂之闕。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與顛字同。須延反。鼻通曰顛。顛音舒。延反。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

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往凡此諸闕。廢虐之主。

廢大。去廢虐之主。熙熙發情也。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在情極性

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

非吾所謂養。謂名拘禮內。處於得。得愛。皆以至死者。長年。盡期非所貴也。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

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有知則謂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子產鄭大夫公孫橋也。韓刑法於鄭事在昭六年。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鐘。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亡音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類音房數十。皆擇稚齒。嫖嫖者。嫖音烏。果切。嬌也。夜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屏上聲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即其反。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廣雅云。好也。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蒼頭篇云。挑謂相誘也。挑大了反。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本作造。七到反。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音閑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

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明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多端選

所好而為之耳

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

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寶。樂讎長愁於一世。雖支體且存。實鄰於死者。為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唯患腹

盜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

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一本作辨也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

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則之為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

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躉行於一國。合未於人

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

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

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爾。此一篇辭義大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激之言者耳。

篇辭義大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激之言者耳。

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

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

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覩。口所欲嘗。雖殊方偏邊國。非齊土之所產育

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徑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跬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色主反一作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

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

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靈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拘。禮法所拘哉。一國之人。受其

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子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

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

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

生奚爲。設今久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

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爲樂邪。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爲苦邪。則切已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弱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音燄。踐一作陷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

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則廢而任之。

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所歸也。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金音捨。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

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

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

乎。疑楊子貴身太。故發此問也。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據其不達已趣。故亦相荅對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

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切。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

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短音。若一節得一國。

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

察省。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

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闕尹。則子

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已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顧

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公。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

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

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古反。反告上曰告發下曰誥。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

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名本又作鼈。古本反。禹父。

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音門。不

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絺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極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嬰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盡翫季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恆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亦同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

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頰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如字又音識。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歲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一途反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會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體私之爲非又知公之爲是故曰至至也。揚朱曰。生民之不

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

不敢怠其嗜慾

二爲名。

不敢怠其所行

三爲位。

出意求通

四爲貨。

專利惜費

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

遠其自

然者也。

可殺可活

制命在外。

全則不係

已。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

順民也。

得其生理

天下無對。制命在內。

外物所不能制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

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嚼菽茹藿。

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啗急。

筋節急也。或作蹠。蹠上音權。下區位反。啖。啖。筋急貌。曰啖。音區。位切。

一朝處以柔毛。

締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痛一婦。

體煩

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

亦不盈一時而憊矣。

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笑。謂天下無

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屨。

房未反。緇。屨。謂分弊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又音矸。○廣亂麻。

僅以過冬。暨

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隲室。縣續狐貉。

音

顧謂其妻曰。負

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

甘泉莖。

泉胡泉也。蒼頡篇云。耳也。一

片萍。

爾雅云。萍。萍也。又萍。蘋也。郭

子者。對鄉豪稱之。

鄉豪里

名蒼耳。泉俗音此。算思上聲。

之貴者。鄉豪取而嘗之。

音

於口。慘於腹。

慘。衆晒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

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

音

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

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非但累正身。乃侵損正氣。

患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

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

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列子卷八

說符第八

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列

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

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物莫能與

爭故常處先。此語以壺子甚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稱之。壺子即以爲解，故不復答列子也。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笑則響矣，言惡

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夫笑惡報應響之影響理無差焉。

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下孟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覆見乎遠。是故聖人見

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

之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稽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己。湯武

愛天下，故王。于仇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成驗。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

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道理而得利未

有之。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徒終反諸法士賢人之言，

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無不符驗。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

子僞富。問猶學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有本故未存存末則失本也。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

而輕道是以亡。非不害失。本則亡身。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

是雞狗也。疆食靡角。韓詩外傳云靡共也。呂氏春秋云角欲力也。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亦猶禽獸飽食而相共角力以求勝也。勝者為制。是

禽獸也。以力求勝。非人道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已。道在則自尊耳。人不

尊已。則危辱及之矣。榮推而不散尊已之謂荷違斯義亡將至。列子學射中矣。丁仲反下同。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請於關

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

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非獨射也。為國與

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實趣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

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德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

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忘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

盡而不亂。不專已知則物願為己用矣。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者。為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宋人有為于僞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二年而成。鋒殺所拜莖柯

毫芒。亡音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則彼列反。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

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

而不恃智巧。此明用巧能不足以體物。因循而化。則無不周。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呼報反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一本作適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一作亂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爰施氏之有。有猶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官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旣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應機則是失會則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

方屬音屬乎智。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智苟不足。一本無不字使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尚。

焉往而不窮哉。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孟氏父子舍音捨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

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

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

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聽

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晉國苦盜。有郇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

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郇雍必不得

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郇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之晉侯聞而大

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郇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

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客所以致死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

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取心。則何盜之爲。此客所以止盜之方於是用隨會知

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施用先謙以摘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爲愚豈虛言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

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圓與圓同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龍鼉弗能居。有一

丈夫。方將厲之。涉水也孔子使人竝音並涯音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

里。魚鼈弗能游。龍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七故反意。遂度

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彼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音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期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爲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鄭人在此。雖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答以拿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繩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爲審味者所別也。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言微。隱爭魚者。鱗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趨走。故至言去言。理自明。至爲無也。言言則無微。隱爭魚者。鱗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趨走。故至言去言。理自明。至爲無也。爲。物自從。夫幾知音之所爭者。未矣。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辭不及也。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音秋。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人。左人。鮮虞也。中人。趙襄子之。趙告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忘亡期。不亡之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

以爲昌也。戒之喜者所以爲亡也。將致

勝非其難者也。

持之其難者也。賢主

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

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

孔子之勁。能拓許慎云杓引也古者縣

門下從上杓引之皆難也

國門之闢。而不冒以力聞。

勁力也拓舉也孔力能舉門闢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

墨子爲守攻。公輸

般

晉服而不冒以兵知。

公輸般爲攻器墨子設守能卻之爲

故善持勝者。以強爲弱。

得爲攻之母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

古賣反

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

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

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

往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

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

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

音

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

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所謂福福相倚也

宋有蘭子者。

史記云無厚博出與蘭同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

以技于宋元

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

倍其身。

屬音

其經。

音

竝趨竝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

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

如今之絕倒投依者

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

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

謂先

僑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

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秦穆公謂伯樂曰。子

之年長矣。張文。伯樂。相馬者。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伯樂對曰。良馬可

形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髴難得知也。若此者。絕塵弭。亡爾。蹶。迹也。一本作微。言迅速之極。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

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同也。一本作供。擔纏薪菜者。蓋賤役者。有九方皋。

此一本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已。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

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

而驪。力移反。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皋。色物牝牡

尙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

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不顯。得其精而亡忘其麤。與禽同。在其內而亡忘其外。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見其所見。所見者唯其見。得其所不見。所不見者毛色。牝牡也。視其所視。視所宜視者。不遺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不見其所不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言皋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

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楚隱者也。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

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

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

五等反楚大夫也

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

狐丘名丈人最老者

孫叔敖曰。何

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

惡鳥路反

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

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

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結力反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

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閒。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

而越人穢。

音穢。穢也。又音穢。信鬼神與穢。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

子辭而不受。請寢丘。

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葬後。孟言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寢丘。

與之。至今不失。

此類也。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

步而去。覩之。歎然無憂。奚之。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

養。盜曰。噫。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

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

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

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

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牛缺以無妄招燕人。假有憐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

音訾。言不可度量也。賈。

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擊打也。如今雙陸。甚也。章昭博。弈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境。兩頭管中。名爲水。用。碁。十二

故法大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瓊罽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餘其頭鑲刻瓊四面爲眼亦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擲六罽爲大勝也罽音則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爲句食明瓊張中丁仲

反音翻兩搶他贖魚而笑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裴君曰報采獲魚也擲字案真經本或作魚案

云擲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鏐不用魚用魚不用鏐大博經作鏐比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鏐也獨反今本

字〇明瓊罽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飛鳶適音墜音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

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謹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

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

虞氏無心於陵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父音甫下同

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音孫水以餽音之爰旌目三餽而後能視曰子何爲

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謹音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音吾義不

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反之不出喀喀音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

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

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一本冬曰則食橡象

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

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

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

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黜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

實及。怨往者害來。利不獨往。怨不獨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

請當作請。請所慮無遠近。幽深。

是故賢

者慎所出。

拿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

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

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威子六然變容。不

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丑敬反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

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

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二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

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

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無求生以害仁。殺身以成仁也。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

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音祈半。本學泅。

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

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

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

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

素衣

衣素之衣去聲

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

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

音向

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

無怪哉。

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厚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

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在智則人

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虛名利之衡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

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

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

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

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

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

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

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日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

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

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

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

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同生是類。但自貴而自賤。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啗反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取也。取去吏反。取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廩。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爲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況自然能與得失者乎。宋人有游於道。一本作宋。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遺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言之雖公而失。庸言之所也。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又隣可爨之塗。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鈇。鍬也。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扣朝段反。古掘字。又其月反。二本作相。非也。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意所偏感。則隨念起而轉易。及其是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置外物之變。故語有之曰。萬物紛錯。皆從意生。白公勝慮亂。慮。猶度也。識度作辭。罷朝而立。倒杖策。一音張劣反。許慎注淮南子云。圓杖策。鐻。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上貫頤。鐻。杖末鋒。未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音著。反。直略。其行足躓。音致。躓也。株堦。音堦。堦也。頭抵丁禮反。植。

本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晨衣冠_{並去聲}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謂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遂著外物者。踴形聲之大。而有遺矣。亂心乘於理。檢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國學名著

部	集	部	子	部	史	經
文學批評	小說	詞曲	詩歌	文集	理學	諸子學
文心雕龍 詩品	水滸傳 三國演義 紅樓夢 儒林外史 老殘遊記	詞綜 元曲選	楚辭 古詩源 十八家詩鈔	文選 古文辭類纂 經史百家雜鈔 駢體文鈔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老子 莊子 墨子 荀子 韓非子 論衡
						史評
						正史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編年史
						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 (以上景印)
						史通通釋 文史通義

◀ 印精版字古仿用 書各列上 ▶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定價八十元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印刷發行者 上海大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論語正義 孟子正義 荀子集解	老子集解 莊子集解 列子集解	墨子閒話 晏子春秋校注	
價洋二元四角	價洋八角	價洋三元	價洋二元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管子評傳 管子校注 商君評傳 慎子集解 韓非子集解	孫子十家注 吳子 尹文春秋 呂氏春秋	淮南子 新法論 衡言 子語	鹽鐵論 潛夫論 抱朴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價洋三元	價洋二元四角	價洋二元	價洋二元四角

管子評傳商君評傳二書版權於民國十年八月由廣智書局立約讓與歸本局繼續所有晏子春秋校注一書由著者讓與本局印行約

